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沪语趣谈

甬搭讲个“走出上海”是广义个,实指出吴方言区(上海闲话是吴方言个代表方言)。老上海人侪有甬能个感觉:现在个上海小囡已经勿会得讲的的刮刮【纯正】个上海闲话了,勳【viao】讲小囡了,就算是中年人,讲闲话也【hha】是一歇歇上海闲话,一歇歇普通话,转来转去调频道。不过,调只角度看问题,上海闲话拉拉受普通话影响个同时,也对普通话搭各地方言产生了影响。今朝我想就选个问题搭大家茄茄山河。

“嗲”,拉拉上海闲话里有两个意思,一个是【非常好】,阿拉称赞一样物事邪气好,常常说“嗲”(像“甬部电影老嗲个,我看了还想看”“迭只菜老嗲个,味道嫩”);第二个意思是“娇”,特指女性娇滴滴、娇柔妩媚个样子。上海闲话里个“发嗲”就是撒娇,女人年纪稍为大一点还要装嫩发嗲叫“发老嗲”,过分个发嗲叫“嗲勿煞”【嗲不死】。第二个意思的“嗲”现在北京人搭仔交关别个地方个人也甬能讲了。我看央视四套“海峡两岸”节目,连受邀个台湾嘉宾也用了阿拉上海闲话里个“嗲”。

“作”,本生是指年轻姑娘拉拉男朋友面前任性,发点小脾气。也好指小囡拉拉大人跟前任性,哭闹,勿达目的勿罢休,大人拨伊弄得勒烦煞脱了,就会得讲:“依再作就拨依吃生活【揍你】。”“作”甬种特有个意味是普通话词语缺少的。自从2002年杭州籍作家张抗抗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作女》(迭部小说20章,每章标题里侪有一个“作”字)后,“作”就迅速走红,开始风行全国,我有个朋友是北京人,据伊讲,现在北京人也讲“作”了。还有“十三点”,也进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个《当代汉语词典》里了。

“脸”搭“面”、“面孔”

文 / 王均熙

普通话中个“脸”字,拉上海话中多讲成“面”,例如脸盆叫“面盆”,洗脸叫“揩面”,刮脸叫“修面”,脸型叫“面架子”,脸皮厚叫“老面皮”,脸色差说成“面色推板”,等等。旧时还有人拿洗脸个毛巾称作“面巾”,洗脸个热水称作“面汤”。不过现在已经几乎听勿人迭能讲了,要是偶然听到,多半出自“20后”、“30后”之口,像我这样的“40后”,称洗脸个毛巾为“揩面毛巾”。顺便说下,洗脚个毛巾,上海人不叫“汰脚毛巾”,而称为“脚布”。

“脸”在上海话中有时也说成“面孔”,例如脸红叫“面孔红”,翻脸叫“板面孔”,不要脸叫“勳面孔”。“勳”是个方言字,旧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收录了甬个字,并注音【fiao】。实际上“勳”是个浊音字,汉语拼音是无法标注的,【fiao】与“勳”个实际读音相差甚远(声母、声调都不对),所以新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将迭个字删去了。

需要一提个是,一些书面语,例如“花脸”、“瓜子脸”、“嬉皮笑脸”、“愁眉苦脸”等,其中个“脸”字,上海话是勿用“面”字代替的。

扎劲

厚罩衫

文 / 陈日旭

秋风一起,耳【ni】朵【du】勿大灵个阿婆又【yi】咳嗽了。一日,伊特地围【yhu】好围【yhu】巾,带仔病历卡到地段医院看医生。医生检查后脱伊讲:“依着了风寒,要吃点药。我托依开点‘猴枣散’。”阿婆弄勿清爽了,撩起衣角讲:“依看看,我羊毛衫也着勒海,还要啥厚罩衫呢?”

弄堂茄山河

脚踏车

文 / 孔强新

勿要看甬歌辰光马路浪汽车、摩托车、助动车多得天世界,勒拉三、四十年前侪是脚踏车撑场面。上班族除脱步行搭仔乘公交车外,脚踏车是主要个交通工具。

当年我分配到徐汇区一家副食品工场做生活,从屋里向到单位有两站路。姆妈看我走路勿便当,弄到一张脚踏车票,买了部28英寸凤凰牌拨我踏。迭部脚踏车价钿一百廿八块,甬个辰光是一笔勿小个数目。小青工满师后月收入三十六块洋钿,要买一辆脚踏车,牙齿缝里得省个一年半载。勿过闲话讲回来,小青年有了块上海牌全钢手表搭仔一辆赤刮勒新个脚踏车,走起路来也神抖抖。

小辰光,我去外滩看轮船,到龙华去白相,侪是靠11路电车(两只脚)。甬歌好了,脚踏车一踏,快得像一阵风。我踏脚踏车有点投五投六,有一趟,勒拉金陵东路马路浪,一勿小心车轮盘轧进2路有轨电车个轨道里向,钢圈边上个克罗米也擦脱了,还好额头角高,人既没撞疼。俗话讲:用仔爷娘铜钿勿肉麻【心疼】。迭部脚踏车虽然是我唯一个高档物事,我个派头也勿是一眼眼小,有熟人开口借,既没一趟回头过。甬个辰光国产脚踏车质量好,市面上最吃香个是一种车架子用锰钢

做个13型,邪气结棍,勿过迭种车子交关难买。我迭辆凤凰牌普通车也勿推板,车架子敲敲当当响,也蛮吃重。有几趟车架子浪前后各坐一个,我踏仔两个大人照样跑。我寻开心讲:可以踏两只大猪猡了。

我踏仔迭辆车子跑了上海勿少个闹猛所在:城隍庙呀南京路呀老西门呀静安寺呀西郊公园呀。热天介夜里向,有辰光想吃杯赤豆刨冰或者冰淇淋橘子汁啥啥,豪燥跳上车子,从肇嘉浜宛平路踏到淮海中路。我也踏仔车子到南翔、青浦朱家角兜白相。最远一趟是去海门外婆家,勿过我既没本事踏仔车子横渡长江,是多买了一张船票,连人带车搭船去个。后首我考进了上海西南角子个一所师范学院,开头半年走读,也是靠迭部脚踏车来回回望学堂里脱屋里向两头跑,省了交关辰光。

我迭部28英寸凤凰牌脚踏车踏仔十几年,变成了一部老坦克。人总有一种喜新厌旧个坏毛病。我眼热人家踏轻便车,也买了部26英寸个永久牌,老坦克就囤拉单位个车棚里向。日脚长了,车身上侪是灰尘,我懒得去揩。如果摆到甬歌个话,勿是吹牛皮,迭部老坦克只要打足气,照样跑得邪气快。

沪语童谣

一棒打煞个老妖婆

提供 / 周曙明

唐僧骑马拍啞拍【催马前进】,后头跟着个猪八戒【zi ba ga】。猪八戒,鼻头长,后头跟着个沙和尚【so wu sang】。沙和尚,挑担子,后头跟着个孙悟空。孙悟空,眼睛亮,后头跟着个老妖婆【lao yao bu】。老妖婆,心肠毒,一心想吃唐僧肉。幸亏悟空眼睛亮,眼睛亮,闪金光,手里捏着根金箍棒,一棒打煞【sa,死】老妖婆。



麟康画

还记得老早发大水哉?

文 / 凌淑平

老里八早



阿拉小个辰光,我记得马路浪老是要发大水。特别记得最清爽个是长乐路浪个大水,雨勿落了,水还一时退勿下去。我爸爸搭姆妈就抱阿拉坐辣一部双人藤坐车浪,再拿坐车摆辣一只汰浴个木圆盆里向,伊拉立勒上街沿,乃末一把拿阿拉推到大水里,迭张是我弟一个人坐辣坐车里向。

这部坐车可以坐两个人,当中有一块藤板牵牢,我搭妹妹经常一道坐勒坐车两头吃饭,有辰光大人就推阿拉出去白相。这部坐车

还可以拿脱当中个个小藤板,摆一块长方形个大藤板搁勒座位浪,小人就可以晒觉了。

讲起发大水,还有一段笑话要讲:我还有个大表哥住勒苏州木渎三塘街,我个大姨姆妈常常要叫伊拉儿子送点苏州特产来拨阿拉吃,大表哥每趟来侪要讲鬼故事拨阿拉听,吓得阿拉大家哇啦哇啦乱叫,夜里连觉也晒勿好,会做恶梦。但是下趟还是想等伊来,因为伊来了既有好物事吃,还可以听到新个更加刺激个鬼故事。有一趟大表哥一进门就大叫娘娘妹妹(苏州人叫姆妈个妹妹),我姆妈一开大门,大家只看到一只标准个落汤鸡:头发落落,右手一只毛完全湿个鸡,左手一捆既没泥个藕。再一看他浑身倒侪是泥。伊讲勿得了了,伊落到大水管道里了,好容易爬了出来,推扳点命也既没了。就是因为长乐路经常发大水,政府再下决心要修马路,刚开挖了旧管道,还既没来得及调好新个排水管就落起了暴雨,路浪向看勿出阿里搭是路,阿里搭是坑,外头来个人,况且还是小囡家哪能晓得会上当,一穿马路就落到了管道里。

甬条马路后来又修了好几次,现在总算修好了,再也勿会发大水了。现在长乐路照片浪向甬种场景再也看勿到,是高档住宅区了。

第六十期题目

上海闲话里向,有得交关拿动物打比方个词语搭仔句子,邪气生动有趣。下面是老读者杨保飞先生讲个几个句子,依还讲得出啥个搭动物有关个词语哦。

答题请寄

威海路755号新民晚报活动专版部“上海闲话”栏目收 邮编200041 E-mail:lvz@wxjt.com.cn

黄牛肩胛——老黄牛个体型老大个,勿过伊既没肩胛个,牛头直接连牢仔牛身体。比喻一个人勿敢承担责任,赛过是“黄牛肩胛”。

黄鱼脑子——黄鱼个脑子是两块白颜色个小石头。比喻一个人勿动脑筋,比喻迭个人老笨个,就讲伊是“黄鱼脑子”。

缩头乌龟——乌龟只要受到一眼眼惊吓,伊个头马上会得缩到乌龟壳里向去,外加要过交关辰光,等伊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,伊个头才会得慢慢叫个再伸出来。用“缩头乌龟”来形容胆小怕事,既没一眼眼血气个人老确切个。

呖头苍蝇——掐脱头个苍蝇,翅膀还会得扑腾扑腾,勿过飞起来完全既没方向。比喻一个人做事体方向不明,既没计划,东打一拳、西踢一脚,就像“呖头苍蝇”一样。

蓬头狮子——想一想雄性狮子竖起来个一头发蓬蓬松,用伊来形容一个人头发、胡子又长又乱,就像一头雄狮子,蛮形象个。

老虫做亲——“老虫”就是老鼠。甬种动物日里向一般勿大出来活动个,葛末到仔夜里向,就侪是伊拉个市面了。“老虫做亲”,通常就是指深更半夜个辰光忙煞。

老虎脚爪——巴掌打人老结棍个,叫请依吃“老虎脚爪”。不过,还有一种传统早点,也叫“老虎脚爪”,因为伊个外形有眼像老虎个脚爪。

鸡狗鸡狗——当象声词来讲,就好比“叽咯叽咯”,而十二生肖当中,据说“鸡”和“狗”是“相冲”个,鸡狗碰拉一道就“鸡狗鸡狗”搞勿清爽哉!

蚊子结——“蚊子结”专门用来指一种邪气细小个接头,譬如,拉拉纺织厂里纱线、毛线打结头侪是用“蚊子结”个,甬种接头,勿但接头个外形细小,外加交关牢靠,勿会松脱个。

鸡爪爪——依看看鸡个爪子,永远捏勿起拳头来,一个人个手,假使手节头侪像鸡个爪子一样撑开来,抖抖索索个,啊是标标准准个憋大啦?

猪头三——通常用“猪头三”来形容“七勿老起,说话勿像”,“脚高脚低,听重听轻”个人,有眼“捧勿起个刘阿斗”个意思。

马屁拍拉马脚浪——想拍马屁,却拍到仔马个脚浪向去了,拨马狠狠个踢一脚。

黄鳝身体滴滴滑——用手是老难捏牢一条滑溜溜个黄鳝个。形容一个人油滑到仔极了,就像一条黄鳝,啥人也捏勿牢伊个,捉勿牢伊个任何把柄。

跟动物搭界个上海闲话

文 / 杨保飞